

# 背靠“更牛”的“最牛”比什么都安全

前几天,河南信阳国土局“史上最牛处级别墅群”遭网络曝光后,当地政府很快做出反应,责令官员写出深刻检查和补齐应交房款。舆论对这个处理非常不满,认为一纸检查换一套别墅怎一个便宜了得。为什么处理如此之轻呢,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?原来,在这座“最牛处级别墅群”背后,还有一座“更牛的副厅级别墅群”。最新一期的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报道说,在媒体追踪下,信阳那座“更牛副厅级别墅群”也浮出了水面,在豪华程度上是“最牛”的爷爷。

有了这座“更牛副厅级别墅群”,一切不好解释的也都解释通了。为什么“最牛”别墅在舆论曝光前无人追究,为什么当地政府对他们的处理那么轻飘,为什么那些被处理的干部连写份检查都感觉十分委屈,原来背靠“更牛”,“最牛”比什么都安全,原来是“最牛”绑架了“更牛”的手。

真是难为信阳那帮官员了,自

己住着比“最牛”“更牛的副厅别墅群”,面对下属的最牛被曝光真是左右为难:不处理的话难以平息舆论质疑,依法处理的话又很容易把火烧到自家身上。于是只好选择了不痛不痒的“从快从轻”处理,一边想以从快处理平息舆论质疑,一边想

自己住着比“最牛”“更牛的副厅别墅群”,面对下属的最牛被曝光真是左右为难:不处理的话难以平息舆论质疑,依法处理的话又很容易把火烧到自家身上。

以从轻处理堵住下属的口,既能拿卒保车又能掩人耳目。可这种算盘低估了公众的智商,网友是很难轻易被忽悠的,更牛副厅别墅最终被曝光了。

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很多现实。为什么从未见过哪个上级主动查处下级的豪华办公楼问题?从“白宫”

到“天安门”,为什么网友和媒体曝光了那么多的豪华办公楼,没有几个受到严厉处罚?又为什么舆论对豪华楼如此穷追猛打,而仍然不断有豪华楼顶风冒头?原来一直把问题归咎到监督缺位和治吏不严上,显得简单了,原来现实远比那些更

复杂。上级不敢严厉处理下属的豪华办公楼,很可能自己就住着更豪华的办公楼。自己身上首先不干净,怎么下得了手去从严治吏。其实许多地方政府所以那么热衷豪华办公楼,并非真对豪华有多少追求,而是一种上行下效,感觉上级住那么豪华自己豪华一点不会出什么事,即

使被舆论曝光了,上级也不会拿自己怎么着,反正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上,又不是舆论手上。不少地方作为监督者的上级,比下级的楼还修得豪华,监管者本身已被豪华办公楼所俘虏和套牢,深陷既得利益,即使看到了也会假装没看到。

不由想起去年媒体报道的河南卢氏县委,他们的书记和市长都在土坯房中办公,可以判断,该县是绝不敢有部门敢修建豪华办公楼的,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,自己住着土坯房的上级有底气监管和审查自己。其身正不令而行,就是这个道理。

其实不仅豪华办公楼和官员别墅,中国许多问题所以陷入治理疲惫,可能都有监管者被利益俘获和绑架有关。煤矿股所以那么难治理,房价所以那么难调控,行政垄断所以那么难轰倒,教育乱收费所以屡曝屡发,可能背后都有“更牛”式的难言之隐,权力因为深陷利益而被软化。

## 让蓝牌车“转正”是个馊主意

近日关于广州蓝牌车搞营运的现象,被讨论得颇为火热。从《信息时报》的报道来看,市民对这蓝牌车的感情颇为复杂,可谓有人欢迎有人忧——之所以欢迎,当然是因为在如今打的难的背景下,蓝牌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;之所以忧,则因为此类车辆为非法营运,一旦出现安全问题,可能面临索赔无门的尴尬。

既然是非法营运,我当然是反对蓝牌车的,我们现在都在讲依法治国、依法行政,不能因为方便了一些人,就可以置法律的权威于不顾,置坐非法车辆的安全风险于不顾吧?

然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讲,我又是希望蓝牌车继续存在的。我就是个经常坐蓝牌车的人,有时候明明有空的士,我也选择乘坐蓝牌车。我的考虑倒也不复杂:首先当然和多数人的想法一样,打的士难;另一想法则完全

是为了省钱,如今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普遍,打的士经常因为塞车而多花冤枉钱的现象很是常见。记得一年前有则报道说,广州大桥大塞车,某市民从桥南坐的士到桥北,竟然花了40多元。不用说,这其中有30多元是跳表给跳出来的。坐蓝牌车由于是一口价,就不会存在这类情况。

虽然方便而省钱,但还是觉得蓝牌车的弊端颇多,大道理是有违法治精神,干扰市场秩序;朴素的道理则是安全无保障。多数人都建议改“禁”为“管”——既然市民有需求,不如完善之。此话看上去有道理,实则与“鸵鸟政策”相差无几,甚至多少有点“饮鸩止渴”的味道。

如果修改法规,将蓝牌车转正,姑且不论蓝牌车主愿不愿意,对于出租市场来说,也是一个怪胎——它究竟算不算出租车?如果算,它要不要像其他那

些的士一样缴纳税费?如果同样缴纳,那些蓝牌车肯定不愿干。即使愿意,蓝牌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必要了,干脆直接涂上颜色,并入出租公司队列算了。如果缴纳的费用少于现有出租车,那么势必导致出租司机“大逃跑”,转行开蓝牌车更自由和划算。

现在城市道路够拥挤的,再放开蓝牌车,势必会导致蓝牌车如潮水汹涌,增长率肯定会快过的士。所以,从各种角度来分析,放开蓝牌车绝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最好的做法应当是:禁止蓝牌车上路,同时大量削减政府公务车,还路给公共交通。道路顺畅了,就可以增加的士数量,市民出行同时也不会因为塞车而多花跳表钱了。当然,这样一来,蓝牌车也不用禁了,市场自然会淘汰它们。只是,这一愿望实现起来,是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勇气的。

## “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”

“下手要狠,要让我们死得舒服”

——澳门赌场高管夫妇雇凶杀掉自己。

出处:《南方日报》

“我是代表十几亿同胞给陈水扁一脚的”

——台北一老人在法院踹陈水扁屁股后表示。

出处:《环球时报》

“我代表国家罗汉,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”

——江西一法院职工与包工头率众群殴一工地男子。

出处:中国江西网

“妞妞,快点叫人把妈妈拉出去”

——郑州年轻母亲向4岁女儿呼救,她遭酒醉司机多次碾压惨死,路人见之落泪。

出处:《郑州晚报》

“是你们把房价炒上去的”

——深圳断供者未获同情反遭骂。

出处:《法制日报》

“我只有大约15个情人”

——法国第一夫人自称。

出处:人民网

“不可能想到这样的言辞出自13岁小女孩之口”

——西安13岁女孩为父升迁发短信辱骂其父竞争对手,甚至扬言动用黑社会。

出处:《陕西日报》

梧桦辑

## 中国大学的出路不在搬进四合院

7月22日,学者张结海在《广州日报》撰文,从剑桥大学为徐志摩竖碑谈起,提出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看,剑大有两点值得中国的大学借鉴,一是四合院封闭式建筑的各个学院,二是建在小城市里。他认为,中国学者只有安静下来,才能迎来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的日子。

张结海的见解有一定道理。然而,学者都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,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吗?笔者以为,这样的想法有失简单。

张结海说,“一进剑桥的四合院,一股久违的安静感扑面而来”。笔者相信这是他真实的感受。只是在笔者看来,封闭式建筑能给人的,只是表面的“安静感”。学者能否潜心治学,跟所在的校舍样式,其实关系不大。据笔者所

知,我们不少名校的校园里,都有大量古式建筑,在它们里面工作的教授们,就一定都能心如止水吗?

诚然,梅贻琦先生说过,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”,热衷于建大楼的大学,不是有大学精神的大学。然梅贻琦先生的意思,并非大学就不能盖大楼。他的本意应是要办出好大学,光有硬件是远远不够的。香港科技大学的主楼,就是现代化的智能建筑,从未有人说这样的教学条件不利于多出科研成果。

徐志摩游学过的剑桥大学,建在一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市,这点不仅为张结海所欣赏,也常被很多人津津乐道。其实,大学办在宁静的小城市,并不是办学成功的必要条件。东京大学、莫斯科大学、巴黎第六大学、香港大学

等,都建在繁华的大都市里面,它们不都是享有崇高声誉的世界名校吗?

张结海不无遗憾地提出,自从顾宪成挂出“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”对联后,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这句话就不幸地成了“被批判的对象”。其实,学者关心国家大事,未必就是追求名利。事实上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,绝非在书斋中的书呆子。

不可否认,中国大学需要“康桥灵性”,需要抵挡俗世的喧嚣。只是,问题重重的中国大学,最大的方面不是学者浮躁。中国大学的出路,不在搬进四合院,或者搬到小城市去。高度行政化的大学管理体制得不到改变的话,将剑桥的校园和周边环境原样复制过来,也是白搭。

